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六十九回 對月傷懷無心訴苦 因人成事有意聯歡

話說祝伯青因陳小儒、王蘭說到，慧珠墳上梅花交秋開放，是慧珠貞魂憑附。又田管墳的來報，一夜工夫謝落罄盡，益信而不疑。便至外書房與小儒，王蘭計議，欲作篇序文，表明這段奇聞，再遍請當道名流，題上詩詞，即成千古佳話。小儒點頭道：「此舉甚善，但是這篇序文，須作得恢詭離奇，方可壓得住卷首。我意將此事，開明節略，寄往山東托甘又盤一敘，必得他那斲輪老手，始作得出好文字來。將來我們胡亂做幾首詩，寫上去罷。」王蘭拍手道：「我幾乎忘了，定見托甘老去做。這麼若大一件的奇聞奇事，沒有一篇絕頂序文，豈不反將這件事弄得雪淡。伯青，你可寫起一函，明日即專人前去，在那裡坐待，使甘老頭兒無從推托。」伯青忙叫人取過筆硯，先逐細將原委敘明，後又懇懇切切書就一封托函，遞與小儒、王蘭看了，方才封好。小儒也寫了一封通候書函附寄甘誓，又詢問甘露近來東昌的政事。兩封書函疊在一起，伯青即叫進一名得力家丁來，吩咐道：「這兩封書子，送到東昌甘老太爺那裡去的。你明早即要動身，不可遲誤，要守取回書到手，方許轉來。」家丁接過了書函退下，自去收拾起程。

王蘭又向伯青道：「你將敘的節略，多謄正出幾張來。明日即分頭送與各處，請人題詠。一俟甘老兒序文寄到，便可開雕。好在題待填詞，只要知道原委，看了節略就可做了。」伯青聞說，甚以為然。叫請了梅仙，五官過來，托他兩人用雪浪百番魚子箋，寫成數十張節略，揀那在城知名之士，送去請他題詠，隨意一詩一詞，不拘體格。

隔了數日，早有人紛紛送到。因這件事合城的人大半皆知，還有目睹過慧珠其人，後來又深知他守志不嫁的情由。今見祝伯青如此鄭重其事，又聲明匯齊刊刻，好留為美談，無人樂於附和。伯青遂與小儒，王蘭評定甲乙，分了次第，抄合在一處，專守到東昌的人回來，再議若何發刻。暫且擱過不提。

單說紅雯自遭方夫人申斥之後，又將貼身服侍慣的雙喜開除出去，益發懊惱。雖然有名小丫頭叫做六兒，今年才得十二歲，那裡知眉目高低，一味的偷懶好睡，又不能過於呼喝他，因六兒是方夫人撥來的丫頭。至於僱工的一名老僕婦，分外不能使喚，方夫人叫他來看守紅雯的各事，紅雯尚要依著他去行，不然即至方夫人前搬嘴搬舌。

而今紅雯是失勢的人，非比當日。每月小儒或來一次，至多不過兩次，縱來亦係蘭姑多方勸說來的。紅雯見了小儒，自恨自愧尚且不及，那裡還敢去爭寵獻媚，蠱惑小儒麼！紅雯本是個風月中人，又自負容貌過人；日前小儒常宿在他房內，相偎相傍，朝暮歡娛，是親熱慣的，倒不覺怎麼；一旦忽然夜夜空牀孤枕，朝朝被冷衾寒，愈顯得淒涼景況，一時兒都難挨受。

所有日間過來問話的，只有洛珠蘭姑二人。洛珠平日還與他相好，蘭姑是可憐他失勢，故約了洛珠來和他談談說說，開他懷抱，生恐紅雯自尋短見。此乃他二人的好意，其外並無一人，偶而過來問寒問暖。丫頭們更不必交代，素昔皆惱他人模大樣，擅作威福；難得今日乾錯了事，不來譏笑紅雯即是十二分的情面，誰肯再來同他親近。紅雯亦怕他們口舌快利，倘然說出什麼話來，又不能同他們認真，爽性見了他們，反遠遠的走開，以免煩惱。實在悶極了，仍是到園中就近處在散步一會。好在此時管園的，盡派了老年家丁；紅雯又預為在蘭姑前聲明。

這日，卻好是中秋佳節，府裡前兩日即忙著收拾出叢桂山莊，預備拿位夫人晚間賞月飲酒。是夕紅雯亦勉強隨著人眾，至叢桂山莊虛應故事，坐了一會，托言酒醉，便起身作辭，帶了六兒回房。外邊小儒諸人，皆在覽餘閣內飲酒。所以紅雯從紅香院前取路回來，繞半村亭對岸樹木叢中穿出，走兩翻軒角門，進了留春館。

此刻月正中天，明如白晝。留春館外芍藥田一片空地，越顯得月色比別處皎洁。紅雯貪著月色，不忍便回，即倚在右首紅欄杆上，仰著脖子不轉睛看那中天一輪皓魄。真乃萬里無雲，宛似一圓冰鏡懸在空中，光華四射，旁邊有兩三點疏星，半明半滅。紅雯站了半晌，覺得身上微涼，便叫六兒回房取件薄棉披風來。六兒亦覺涼氣侵人，巴不得去取衣服，答應聲即一溜煙跑去。

紅雯又挪了張杌於，至簷口坐下，對著月色，不禁長歎一聲，滿腹愁煩，一時都堆上心來。回憶自幼賣入府中，太太十分看顧。如親生兒女一般，梳頭纏腳皆是太太自己料理。偶而做錯了一半件事體。至重不過呵斥幾句，從未指甲在我身上彈這麼一下兒。後來各家太太都住在一處，又砌了這座園子，府中的事出入日漸其多，皆是太太一人管理，猶要帶管各家事務。彼時未曾交代奶奶，是派的我幫理，明說太太當家，其實我就要做得八九分主。府裡內外人等，沒一個不懼我，不來奉承我。連各家的僕婢都不能占我的頭步，只有來拉攏我的，遇事討我個好兒。自問在這府裡，『福也享盡了，威風也擺盡了。太太面前百說百依，同伙們中一呼十應。』小家子姑娘，小官兒家小姐，都不得我這般快活。今春太太將我收在老爺房內，正合我的心境。太太亦因我從小穿慣吃慣，心是高的，眼眶兒是大的，倘然發出去配名小於，或嫁經紀人家，縱說是平頭夫妻，那般日月，叫我一天也過不去。收了房，老爺待我亦好，要算千依百順從，沒有拗過我一件事兒。只當今生今世一線到頭的，這麼受用無窮。可恨我自己少了主意，自作自受的鬧出這件事來，而今弄得合府皆知，人人笑話，老爺太太又冷落不堪。目下我競死不得活不得，進退兩難。我今年才二十歲的人，一世光陰方過下一小半來，叫我那後來的歲月，怎生挨得過去。倒不如早早死了，落得乾淨。」紅雯想至此處，不由傷心，望著天紛紛淚下不止。又猛聽得覽餘閣那邊，順風吹過一陣陣笛韻悠揚，歌聲溜亮，酸心刺耳。遙知小儒等人在那裡賞月，多應是五官、梅仙兩人吹唱。紅雯不覺又想到小儒從前恩愛，今夕若是好的時候，他斷不肯如此夜深還在園內同眾人取樂，定然早經回到我的房內，重整酒果，對面賞月。曾記端陽，在廳上吃了幾巡酒，便托故回房，與我賞午。那知前一日就暗中知照廚房，備下果碟，又叫雙喜喚了幾個小丫頭來，滿院落內放黃煙花炮玩笑。那是何等親密，目下是何等冷淡。當時我也不覺得什麼，真正人到失寵的時候，方知得寵的滋味。

紅雯愈想愈苦，止不住嗚嗚咽咽暗泣起來。大凡人到更深夜靜之時，心生悲感，分外淒涼。何況一座若大花園，此時只有紅雯一人坐在月光之下暗泣，愈覺酸風颯颯，透骨生寒。那枝上的宿鳥，又一陣一陣飛鳴起來。紅雯不禁心內有些害怕。

卻值小儒前面散席，回到上房，見方夫人等尚未回來。趁著酒興，叫小丫頭拿著手燈，向叢桂山莊一路而來。聽得有人哭泣，十分詫異，即止住腳步，探頭向外一望，見紅雯一人坐在留春館欄杆前，對月悲傷。紅雯口中又低低泣泣，訴出自己一腔心事。小儒聽了，亦覺淒然。雖說現在小儒與他冷淡，究竟從前那般恩愛，俗說燈前和月下，最好看佳人。又聽他一人訴苦，全訴的從前得意之事，現在自知做錯，反落於人後。不禁船起小儒憐愛之心，即止住小丫頭在耳門內等候，自己舉步走近紅雯背後，用手在他肩頭上一拍道：「一個人在此又發什麼呆了，六兒呢？」

紅雯此時，心內文怕又苦，忽然有人在他背後一拍，狠狠的嚇了一跳，驚出一身冷汗，幾乎喊了出來。急回頭見是小儒，方才放心，即用手帕拭了眼淚，笑道：「你從那裡來？猛不知把我嚇這一跳，此刻猶覺心跳到口，口跳到心的。怎麼你來我不知道，也沒有人代你掌燈麼？」小儒笑吟吟的，挨身坐下道：「我來了半晌了。你何苦一人坐在這冷淡地方傷心，自家身子現在不好，快回房去罷。六兒到那裡去了？」紅雯道：「我陪太太在叢桂山莊賞月，坐了一會，覺得身子不爽，才回來的。走到此地，愛這月色皎潔，坐半刻兒醒醒酒。身上有點涼，叫六兒去取件衣服來，不知這小蹄子去了半晌，還不見來。」

正說著，六兒已將衣服取到，服侍紅雯穿上。小儒在月光之下，細看紅雯消瘦了好些，兩眼又哭得紅紅的，愈顯得姣媚可憐。即用手攏住他的手道：「我送你回去罷。呀喲！手尖子都冷了，還要坐在這裡。」紅雯見小儒與他親熱，心中又悲又喜，又不忍拒絕小儒，又恐方夫人等園中席散，走此經過。平時與〔我〕不睦的人，見我同老爺在此，又要添油加醋，說出多少話來。即起身笑了笑：「倒累你的步，送我了。」六兒與小丫頭趕著過來掌燈照路。

回到房內，小儒又切實安慰紅雯一番。紅雯本是個風月中人，見小儒與他和好，自己亦沒的說了。小儒道：「你早些睡罷，我到前邊房內看太太可曾回來。」忽聽得外房一陣笑聲，已知方夫人回來。小儒忙著起身，到了正房與方夫人談說了半會。今夜睡在

紅雲房中歇下，不免重整鸞鳳，深情密愛。紅雲必曲意先志，百般承順。那知早已二五氤氳，花開結實。此乃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次早，小儒抽身來至外邊，見家丁匆匆上來回道：「適才打聽得祝府那邊有人去道喜，知道祝老爺與馮老爺皆奉特旨起用，是李文俊李大人保奏的。」小儒聞說，歡喜非常，忙著入內換了衣冠，先到園中與二郎道賀。此時二郎亦得了信。內裡眾夫人亦忙著與小黛賀喜。

小儒隨即坐轎向祝府而來，與伯青道了喜，文請祝老相見。一時王蘭等人均至，彼此見禮入座，細問起用原由。伯青將邱抄查出與人眾看，原來是李文俊親在內廷面奏，稱太常寺卿陞登雲，候補知府馮寶均係有用之才，未便聽其湮沒，批折著如所請，即飭該省督撫，迅速催令二人來京供職等因。王蘭先拍手笑道：「我輩數人，皆算出過仕了。惟伯青平時抱負經綸，尚未施展一番。楚卿雖出守淮安，又係半途而止。今日李公之舉，真深合人心。」

伯青欠身笑謝道：「小弟自知愚庸，又性成疏懶，與其臨時而僨，莫若退而藏拙的好。今承李世兄諄諄奏保，又蒙聖恩浩蕩，不棄衡茅。諸兄以為弟喜，弟反覺自懼。惟楚卿前次出守淮安，循聲卓著表率有方，今番起用，真可一傾抱負，弟甘避三舍。」二郎笑道：「好呀！你說不過者香，倒將我取笑起來。縱塚李公青眼，不過一個知府值得什麼？伯青此番起用，將來專閩封圻，均未可定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們不用謙遜，在我看各有各的經濟。上至督撫，下至雜職，官雖有大小，均是朝廷一命，各有專司之責。我們當洗耳以聽你們的循聲美政罷。」眾人聽了，皆一笑而已。伯青又留住人眾吃了午飯方散。

伯青回後，祝公又再四的訓飭了一番。「此次承你世兄美意，或在京或外放，皆要恪共厥職，不可大意，以負聖恩」。伯青唯唯承受。回到自己房中，素馨小姐早迎上來道喜。至是，祝馮二處，皆忙忙的料理起程。

轉眼九月初旬，祝馮兩家擇定三日後辰辰起身。小儒等人，自有一番餞別。到了本日，兩府家丁早將行李等物，發到河乾，上了船。小儒人眾直送至船邊，叮嚀而別。祝馮兩人是入京起用，不便攜帶家眷同行，俟有了地方，或在京供職，再接家小。

在路行未數日，已抵清江碼頭，叫人上岸到王營僱定車輛，一路無話。

九月下旬，已到京中，二郎自然跟著伯青同住。伯青到了京，要去參見座師，拜過同年。兩人又同去謝了李文俊，李公即留住他兩人，在府中住下，免在外面封備公館。各事清楚，即趕著赴部掛號，預備引見。一日引見下來，伯青補授了太常寺少卿，二郎仍以知府在部候選。伯青有了缺，自然另住。現交冬令，專待來春接取家眷。二郎仍住在李相府，有李公代他各處知照，誰人敢不盡心。過了一月有餘，早選了浙江湖州府知府。二郎喜悅萬分，忙著來與伯青商量，年內不及動身，各事總在年內辦清罷。伯青亦以為然，又寫就家書並致小儒等人的書函，托他順帶。轉瞬年終，一切俗例，毋庸交代。過了五馬日，二郎先差人到南京，搬取家小，自己亦趕著登程。

暫且不提二郎在路行走。單說伯青過了年，正待接取家眷，迎請父母來京奉養。卻好今歲逢朝考之期，伯青考得甚優，又值浙江學政任滿，即欽點了伯青為浙江全省學政。學政是欽差官兒，又不便接家眷了，只得暫停。即忙著謝恩請訓，收拾出京。

誰知二郎早抵了南京，小儒等人見了面，自然又有一番道賀。適值伯青放學差的信亦到，二郎分外歡喜，「難得我到浙江，伯青亦到浙江」。隨與人眾同往祝府道喜。此時合城的官員均在祝府，門前車馬絡繹不絕。把個祝老夫婦與素馨小姐，笑的嘴都合不攏來。祝公忙著款待各家親友。二郎因欽命在身，不便久留，只得先帶了小黛與穆氏等眾起行。

前一日，方夫人笑吟吟的起身，敬了小黛一鍾酒道：「願賢妹此去，舟車無恙，一路順風。指日馮老爺高升極品，你太太就是一品夫人了。」小黛連忙起身，接過酒一吸而盡，笑道：「多謝大姐姐金言。」方夫人又道：「想我們一班姊妹，最難得陸續都到南京，又砌成這座花園，正可朝夕團聚。不意雲太太與蔣姨奶奶回了河南，祝家妹妹與趙姨娘及我們二奶奶都隨任江西。我們花朝月夕，即冷淡了多少。現在你賢妹又要到浙江，眼見得我們這班人，越去越少，只剩得我同王太太們幾家人了。」說著，眼圈兒不禁紅了，忙著背過身子來，借著叫換酒，偷拭眼淚。

小黛見這般光景，亦覺淒然欲淚。反是素馨笑了笑道：「大姐姐又來呆了。這兩年我們亦聚會得甚多，俗說人生在世，有合有離。何況翠翠姊妹隨任，是件極喜慶的事。將來不過幾年頭，他們都仍要回來的。那時還不是住在一起麼！」眾夫人點首稱是。方夫人笑著，打了素馨一下道：「你是個天生刻薄鬼，最不重相與的。我明白了，現在祝老爺放了學差，不好攜帶家眷，指日學差任滿，另放他處，你也要隨去的。曉得你巴不得離了我們，才快活呢。明兒你要動身，我送你都不送你，可好麼？」

素馨笑著拍手道：「你們看大姐姐今日瘋了，我好意勸他，他反怪起我來。又說這些沒答撒的話，來葬送我。」便推著小黛道：「大姐姐歡喜你呢，一刻總捨不得你遠去。我看你可以掐斷苦腸，不同馮老爺去罷，還在這裡陪伴大姐姐罷。」引得眾夫人，齊聲大笑。小黛臉一紅，也隨著笑了一聲。少頃席終，各自回房。

小黛今夜是不能睡的了，同二郎各事料理齊全，早已天明。外面眾家丁排齊轎馬，伺候起程。二郎穿了吉服，向眾人辭行。

小黛，穆氏亦與眾位夫人作別。眾夫人直送至綠野堂前，等小黛上了轎，方才回後。小儒人等，亦待二郎起身方回。二郎人眾下了船，即刻揚帆開行。在路非止一日，早抵浙江地界。

自從二郎去後，未及數日，祝伯青到了南京。先奔自己府中，見父母請安。祝老夫婦見兒子此次回來，又是一番氣度，分外歡喜。伯青略回了幾句話，即轉身回到房中，見素馨小姐攜著夢庚公子，在房門前迎接。伯青進房，寬了大衣，夫妻談談路上光景。伯青又將夢庚抱在膝上，摩撫了一會。晚膳後，早早安歇。

次早，乘轎去拜小儒等人。接著，人眾無非洗塵餞行等事，不須贅說。惟有梅仙，五官兩人，分外依依？梅仙是承當祝府內外各務，難以走開。五官恨不能隨了伯青同行，反是伯青再三安慰，又請他幫著梅仙照應，「我格外放心。若僥倖得了外任，自然請你前去」。五官也只好罷了。

伯青因欽限在身，不敢多留，擇定次日起身。來日穿換吉服，叩別神堂祖祠，又叩辭父母。祝公不過叫他到了浙江，秉公取士，無負聖恩而已。到了船中，隨即開行。沿途自有一番迎送，交了浙省地方，迎送的官員分外多了。先向省城住下，即忙著專折謝恩，及奏報接印日期。旋即擇日出示，先考省城，然後挨次下去。

一日，考到湖州府屬，二郎遠遠的出城迎接。原來二郎接了湖州府事，已一月有餘，衙中多延請的是幕中老手，雖說個月工夫，合府黎民無不感頌。二郎接過了學院，沒有他的執事，仍然回衙辦公。

單說伯青自開考以來，一秉至公，認真衡拔。署內雖有幾位閱文幕友，伯青從不假手，皆要自己過目。又嚴飭家丁人等，不許在外招搖。真乃冰清玉潔，點弊全無。饒不著伯青如此嚴密關防，在湖州府屬尚鬧出一件天大事來。

目下連兒是派的總司稽查，伯青因他自幼跟隨的家丁，才派他這個職事。連兒亦起早睡晚的，不辭勞苦，用心稽查。伯青早牌示於某日開考。這兩日，卻是閒期。連兒飯罷無事，在頭門外閒步。站了一會，毫無趣味，見斜對過有一家半邊茶舍半邊酒館的鋪面，現交考期，生意加倍鬧熱。連兒信步走了進來，櫃上認得是學院大人的心腹家丁，敢不巴結。忙立起身，笑嘻嘻的道：「二太爺請裡面坐罷。這時候兒多分是用茶的了，裡面雅座，人又少，地方又潔淨。」連兒原欲走過來看看熱鬧，並不吃茶。今見店主人十分慇懃，若不進去，叫人家難過，亦笑著點點頭道：「很好。」即走了進來『店主人猶恐店中人認不得連兒，怠慢了他，趕著跟了進內，安插連兒坐下，又招呼堂官用心伺候。

連兒入座，吃了一口茶，其味甚好。四面望望，店中甚為鮮亮。此間是三間亭子，飛簷轉角，三面盡是天然飛來椅，前面掛著『色八張名公巧手制就的珠燈。背後板壁上皆懸掛的名人字畫，雖然是座茶館，倒一點俗氣全無。連兒意在吃一回茶，起身即行。卻好在連兒對面，早坐下一人。此人約在三十以內年紀，生得氣概軒昂，衣履華燦，是個貴介的模樣。連兒看了一眼，也不放在心內。那人見店東如此巴結連兒，即叫過一名堂倌來詢問，堂官低低回了他幾句。

但見那人眉開眼笑，忙忙的走過與連兒拱手道：「兄台久違了，還認得小弟了嗎？我恐兄台而今是時上的朋友，多分認不清我

了。」連兒忽見那人近前與他施禮，又說得親熱，仔細將那人一看，又實在不認識，又像有點面熟，反弄得面漲通紅，不好意思起來。亦抬身回了禮，笑道：「呀喲！小弟生來眼生得很，只要極熟的朋友，相隔一年半載不見面兒，就有些模糊了，可不該打麼。兄台請坐了，好說話兒。」那人也不謙讓，就在連兒桌子對面坐下，笑著拍手道：「我說兄台認不清小弟了，老哥可是祝大人家賀二哥麼？」連兒見說出他的名字，足見來人是個熟識的朋友，怎麼我一毫記不起呢？分外著急難過，忙陪笑道：「我已奉申在前，實在隔的日久，記不清白。請問老哥尊姓大名？」說著，又深深的一揖，自己先認了不是。

那人遂笑著答禮道：「老哥真是時上的人，俗語貴人多忘事。小弟姓華名榮，北直順天人，向在東府裡當差有年。你二哥隨著祝大人在京時候，我們常見面的。可記得上午柳五官為貴居停贖身出來，王爺怕他性情驕傲慣的，得罪你們主人，曾著小弟到你們公館裡代王爺致意。你二哥還陪著小弟坐了半會兒，可是不是呢？這麼一說，你二哥該明白了。」連兒聽得來說得如此原原本本，料想不錯，以前的事也隱約著記憶不清，便順著華榮的話說道：「原來是華二哥，真正不錯，小弟該打，竟忘斷了。所以我屢次得罪朋友，總因眼拙起見。請問你二哥怎麼到這地方來的？」華榮道：「說也話長。」遂回頭叫堂倌揀那上等可口的點心取些來，我們餓的受不了。堂倌應答，忙到前進安排。華榮又道：「我在東府多年，蒙王爺恩典，頗抬舉著我。上年陳大人有個王喜薦在東府，後來謀幹得了官，赴漕標當差。王爺恐他年輕，不諳漕務，叫我隨他出外。也不算家丁，也不能算朋友，只算暗中各事照料著他。彼時我並不願意出京，無如王爺再四切囑，義不容辭，只得勉強隨了王千總出京。你老哥想想，我們在東府內何等快活，何等勢燄，隨了個把千總官兒出來，有何情趣，無奈礙著王爺面子。原想在外一年半載，仍回京中。不料王千總得了揚州衛守備，苦苦的留我，什麼兒都說過，要說回京，萬萬不能。一則離不了你，二則要遭王爺見惱，說我薦人與你，何等體面，你都容不得他，那可不是砌到夾壁裡去了麼。我見王千總誠心相留，只好住下。自任事以後，在王千總的意思，竟要以幕府相待。反是我怕的，怕的人背後譏誹。誰知前任遺交下一個朋友，叫什麼賈子誠，那個東西，雞肚猴腸令人討厭。王千總被他騙得十分相信，我是一片好心暗地裡很勸過數次。那知傳說到姓賈的耳內，恨我入骨，逐日裡搬弄是非，踹我的過兒。起先王千總卻不信他，爭奈逐日的說去，究竟王千總也不是什麼好出身，不過是個我輩中人，那有為官的材料，該應討了王爺喜歡提拔了他，亦是他的造化。竟相信了姓賈的話，與我冷淡了下來。不怕你二哥笑，我們在東府裡的時候，誰敢給氣我受，只有我們吆喝著人的處在。又不希罕你這芝麻大的官兒衙門中事辦，便別著一口氣，搬了出來。落後一想，甚為懊悔，該同他要封書子回京，見王爺銷差。不然，王爺還要怪我，鬧脾氣出來的呢！再將這些閒言，搬到王爺面前，那才分別不清罷了。除卻靈山自有廟，何愁到處沒香焚。況這浙省，是我舊游之地，遂買舟南下，到了此地。承相好一班朋友情分，留住我盤桓些時，再圖事幹。不瞞你老哥說，連年我也積聚點兒，就是閒個三五年，也還澆裹得起。我到了此地，將近有三四個月的日子。今兒幸會老哥，亦算天緣湊合。你二哥近年光景，自然是好的了。現在祝大人又放此間學院，你二哥心腹多年，想必派的上等差使，倒要請教一二。」連兒聽華榮一派鬼話，信以為真。又見說得枝節不脫，分外不疑。也將自己近年景況，說知華榮。未知連兒說出什麼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